

# 留东外史

不肖生・著  
岳麓书社



りゅうがくせいひし





# 留东外史

不肖生·著 / 岳麓书社

标    点    牛光宗  
责任编辑    杨云辉  
封面设计    许康铭

## 留    东    外    史(下)

不肖生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  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    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 530000 印张: 16.5 印数: 1——81000

ISBN 7—80520—104—8

I·59 定价: 4.80 元

〔湘岳88—4—7〕

## 留东外史下册目录

|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十一章  | 不肖生偷闲续史  | 周之冕对友号丧  | 1   |
| 第九十二章  | 舞狮子柳梦茹遮羞 | 戳牛皮覃理蒿多事 | 8   |
| 第九十三章  | 陈学究做东受哑气 | 秦小姐吃醋挥纤拳 | 15  |
| 第九十四章  | 运机谋白丁报怨  | 打官司西崽放刁  | 23  |
| 第九十五章  | 秦小姐爱狗结因缘 | 萧先生打牛办交涉 | 30  |
| 第九十六章  | 角柔术气坏萧先生 | 拾坠欢巧说秦小姐 | 37  |
| 第九十七章  | 吴寄龠蛮乡打猎  | 章筱荣兽行开场  | 44  |
| 第九十八章  | 浪子挥金买荡妇  | 花娘随意搥娼头  | 51  |
| 第九十九章  | 夺姘头恶少行劫  | 抄小货帮凶坐牢  | 57  |
| 第一百章   | 小少爷吃醋挨手枪 | 同乡会决议驱败类 | 65  |
| 第一百零一章 | 沈铭鉴阴遣恶少  | 章筱荣避地走长崎 | 72  |
| 第一百零二章 | 纠人打降天尊起劲 | 为友屈膝孝子讲和 | 79  |
| 第一百零三章 | 述轶事可泣可歌  | 访奇人难兄难弟  | 87  |
| 第一百零四章 | 明剪边半夜捣醋罐 | 活招牌连日迎冤桶 | 95  |
| 第一百零五章 | 斥金钱图娶一娇娘 | 写条件难坏两代表 | 108 |
| 第一百零六章 | 中涩谷亡命密开会 | 精育轲留学生示威 | 112 |
| 第一百零七章 | 小暴徒目逐锦鸡飞 | 老丑鬼心惊娇凤闹 | 120 |
| 第一百零八章 | 林巨章决意投诚  | 刘艺舟放词痛骂  | 127 |
| 第一百零九章 | 特派员人心不死  | 外交官鬼计多端  | 135 |
| 第一百十章  | 卖人格民党呕气  | 吹牛皮学者借钱  | 142 |
| 第一百十一章 | 无耻物一味告哀  | 卖国贼两方受逼  | 149 |
| 第一百十二章 | 驰电奏暗中放箭  | 谈演义忙里偷闲  | 157 |
| 第一百十三章 | 编尺牍乐艺南搜奇 | 送花篮蒋四立吃醋 | 164 |
| 第一百十四章 | 陆凤娇再气林巨章 | 邹东瀛略述曾大癩 | 171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百十五章  | 看洞房来宾闹笑话 | 省姑母艳女得新知····· | 178 |
| 第一百十六章  | 硬赖婚老龟翻白眼 | 遇故欢小姐动芳心····· | 186 |
| 第一百十七章  | 二姨太细说丑家庭 | 老糊涂偏护娇小姐····· | 193 |
| 第一百十八章  | 含妒意劝和成决裂 | 遭闷怀热恼得清凉····· | 200 |
| 第一百十九章  | 美教员骤结知音友 | 丑下女偏有至诚心····· | 207 |
| 第一百二十章  | 浪荡子巧订新婚  | 古董人忽逢魔女·····  | 214 |
| 第一百二十一章 | 苦女儿蓄志报仇  | 硬汉子正言却色·····  | 222 |
| 第一百二十二章 | 买大烟搭救秦珍  | 说反话挑拨熊义·····  | 229 |
| 第一百二十三章 | 小姐横心打娇客  | 老头拼命护女儿·····  | 237 |
| 第一百二十四章 | 毁婚退约悍女遣归 | 对客挥毫新郎受窘····· | 245 |
| 第一百二十五章 | 张修龄深交施小旦 | 陆凤娇三气林巨章····· | 253 |
| 第一百二十六章 | 挥大斧一斫五千  | 释疑团重回四谷·····  | 260 |
| 第一百二十七章 | 搜当票逐妾破窃案 | 晾手帕娇娃初现身····· | 266 |
| 第一百二十八章 | 责老友伏姦发正论 | 出东洋陈蒿初得名····· | 274 |
| 第一百二十九章 | 何达武赌钱闯穷祸 | 周卜先吃饭遇娇娘····· | 281 |
| 第一百三十章  | 卖风情陈蒿抢酒  | 办交涉周撰呈才·····  | 289 |
| 第一百三十一章 | 炫学问批评情死  | 办交涉大占上风·····  | 297 |
| 第一百三十二章 | 供撮弄呆人吃饭  | 看报纸情鬼留名·····  | 306 |
| 第一百三十三章 | 周卜先暗算郑绍收 | 李镜泓归罪何达武····· | 314 |
| 第一百三十四章 | 发雌威夫妻生意见 | 卖风情姊妹访狂且····· | 321 |
| 第一百三十五章 | 坐汽车两娇娃现世 | 吃料理小簋片镶边····· | 329 |
| 第一百三十六章 | 大力士当场献艺  | 下流坯暗地调情·····  | 337 |
| 第一百三十七章 | 小鬼头苦耐独眠夜 | 真马鹿追述求婚书····· | 346 |
| 第一百三十八章 | 郑绍收当面挨辱骂 | 何达武注意索酬劳····· | 353 |
| 第一百三十九章 | 英雌着意扮玩物  | 铁脚高兴逛游廊·····  | 357 |
| 第一百四十章  | 何护兵忍痛嫖女郎 | 陈才媛甘心嫁荡子····· | 365 |
| 第一百四十一章 | 遣闲情究问催眠术 | 述往事痛恨薄幸人····· | 373 |
| 第一百四十二章 | 诉近况荡妇说穷  | 搭架子护兵得意·····  | 380 |
| 第一百四十三章 | 失珍珠牵头成窃贼 | 搬铺盖铁脚辟家庭····· | 387 |
| 第一百四十四章 | 何达武喜发分外财 | 李铁民重组游乐会····· | 395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百四十五章 | 能忍手翻本透赢  | 图出气因风吹火……………402  |
| 第一百四十六章 | 丑交涉醋意泣娇娃 | 小报复恶言气莽汉……………409 |
| 第一百四十七章 | 郑绍旼大受恶气  | 林简青初次登场……………417  |
| 第一百四十八章 | 说谎话偏工内媚术 | 述故事难煞外交家……………424 |
| 第一百四十九章 | 赔损失交涉占上风 | 述前情家庭呈怪象……………432 |
| 第一百五十章  | 得风声夫妻报信  | 图分谤姊妹同居……………440  |
| 第一百五十一章 | 周撰开罪阴谋家  | 胡八细说反对派……………448  |
| 第一百五十二章 | 陈老二堂皇结婚  | 周之冕安排毒计……………455  |
| 第一百五十三章 | 反对派深谷方聚谈 | 游乐团田中馆活动……………462 |
| 第一百五十四章 | 写冬风带说李锦鸡 | 赞圆子极表黄文汉……………469 |
| 第一百五十五章 | 虐亲儿写恶兽奇毒 | 探贞操凭女伴证明……………476 |
| 第一百五十六章 | 郑绍旼设辞穷诘  | 黎是韦吃水开荤……………483  |
| 第一百五十七章 | 黎是韦大窘郑绍旼 | 李苹卿再夺张绣宝……………490 |
| 第一百五十八章 | 黎是韦领衔请开会 | 林简青着意使阴谋……………497 |
| 第一百五十九章 | 散人家误认捧场客 | 东肥轩夜拟竹枝词……………505 |
| 第一百六十章  | 圆子得所遥结前书 | 周撰被驱遂完续集……………513 |

##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闲续史 周之冕对友号丧

第五集书，正写到黄文汉和圆子决裂了，圆子失踪之后，黄文汉同下女寻找了半月，没有消息，便留了一百块钱并这半月的日记在持田家，即匆匆的乘博爱丸返国，应居觉生之聘，往山东潍县去了。书就是那们中止。料想看留东外史的诸公，看到那里，没有个了断，心中必也有些沉网。并且对于圆子没有下落，必然觉得有些遗憾。但是诸公心目中只一个圆子没下落，在著者心目中更有无穷的恨事、趣事不曾写完，若就是那们中止，不接续下去，不更遗憾不堪吗？好在著者今日闲着无事，正好重理笔砚，一件一件的写了出来，给诸公破闷。

于今且说周撰自和郑绍畋因分肥不均，加以双方吃醋，改散贷家之后，几集书中不曾提他的事。虽在第六十章里从郑绍畋口中略略的道了他一点儿踪迹，但不是他的正传。此刻却要借他开场。

话说周撰虽明知道松子与郑绍畋生了关系，散伙之后，却不肯与松子拆开，在深川区觅了个贷间，仍和松子居住。在周撰并不是爱恋松子，不舍得拆离，只因为他们在要好的时候，周撰做给松子的衣服及零星妆饰品不少，就这般容易的拆离，觉得太便宜了松子，只得装糊涂再和松子鬼混。松子那知道周撰的存心，见周撰说公费没有领下来，手中窘迫，便拿首饰去当了充家用。不到二三个月光景，当的当，卖的卖，已将首饰弄了个干净。又借着归国没有旅费，哄着松子将衣服也当了。周撰拿了钱，真个跑回湖南去了，骗得松子一个人住在那深川区的贷间内死等。周撰跑回湖南，不知怎的运动，回到日本，居然进了联队。这联队不像学校，不能任意在外面歇宿，便瞒了松子，不与他见面。松子虽然知道周撰已来日本，进了联队，只是不敢去会。写了几次信去，也不得回信。只气得终日在那些平日和周撰往来的朋友家探听，打算遇见的时候，即扭着不放，丢周撰的脸。这且放下。

且说康少将那日在春日馆请酒，和杨小暴徒争着拉下女的那个柳梦

菇，他原来也是一个三等的亡命客。在他原籍，做了一任县知事，很捞了几个昧心钱。和大众亡命到日本来，奇闻笑话，也不知闹过了多少。他的年龄在四十左右，生得六尺来身体，肥胖得和一座黑塔相似，满面络腮胡子，浓眉巨眼，远望去却很像有些威仪，所以人家都替他取个绰号，叫做“天尊”。他自己却非常得意，也时时自命为“天尊”。和他来往最亲密的，除周撰之外，与他同亡命的几个同乡，都和他十分要好。有一个住在仲猿乐町的周之冕，第四集书中，吴大奎要去刺蒋四立，托名是替姓周的传话，便是这位先生。他和陈学究是好友，更是柳梦菇的八拜至交。

柳梦菇到日本来，练习了两三个月日本话，普通应用的话，都说到上口了，即在神田北神保町竹之汤澡堂子隔壁，寻了个贷间住下。这贷间的房主人，就只母女两个。母亲五十来岁。女儿二十岁，名叫贞子，生得奇丑不堪，却终日涂脂抹粉，打扮得在远处望了，活是个美人样子。柳梦菇在寻房子的时候，见了这贞子，已是非常赏识。及搬了进去，禁不得贞子百般的殷勤招待，更顾不得“天尊”身分，便和贞子结起欢喜缘来。

这日柳梦菇正在房中和贞子闲话，周之冕走了来。一进门，见了柳梦菇，即伏身跪了下去，磕了个头，吓得柳梦菇和贞子连忙立起身来，怔怔的望了周之冕，不知是何缘故。只见周之冕磕了头，站起来泪眼婆娑的哽咽着，说道：“我于今真成了天下的第一个罪人了！”说着，更呜呜的哭了起来。柳梦菇忙抽出个蒲团来，给周之冕坐，一边带着安慰的声音说道：“老弟有甚么事，只管从容说出了，好大家设法，何必是这般悲伤？”周之冕双手捧着脸，仍是哭个不了。柳梦菇不知他哭的是为甚么，不好从那里劝慰，只得立在旁边望着他哭。周之冕哭了一脸的眼泪，才慢慢的收了悲声，放下手来，叹道：“我不料我母亲去世得这般快。我去年临行的时候，他老人家还健朗得很，送我到大门口。前月我兄弟来信，说他老人家气满的旧病复发了，我就日夜担忧，想回去亲侍汤药。可又是缉拿得紧的时候，又恐遭了罗网。那晓得他老人家就是这般去世了。我想起一场养育之恩，怎能教我不伤感。”说完，又捧了脸哭起来。柳梦菇这才知道是他母亲死了，也连忙露出悲容，叹气说道：“既是老伯母终了天年，为人子者不能亲侍汤药，自是可伤感的。只是也不宜哀伤过度。老弟且坐下来，慢慢的商议。”说着，自己就蒲团上坐了。周之冕那里肯坐蒲团，就在席

子上胡乱坐下。贞子在旁边呆呆的望了一会，也不便寻问原由，自下楼去了。

周之冕一边哭着，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封他兄弟报丧的信来，给柳梦菇看，柳梦菇看了，仍递还周之冕，说道：“令弟所见不错，现正在追捕紧急的时候，奔丧是不行的。”周之冕连连摇头道：“我辈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母死岂可不奔丧？我决计就在今日坐火车往长崎，预算七日可以赶到家中。这些朋友地方，我都不去辞行了，老兄见着他们的时候，请代我说声罢。我此刻还得回去略略的清检几件随身的行李，不能在这里久耽搁了。”说着，起身要走。柳梦菇忙留住不放，说道：“这事情不可鲁莽，回去，白送了性命。你不是个不识大体的人，你若因奔丧送了性命，老伯母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。这尽孝也有个经权的界限。”

柳梦菇正说着，那住在湖南同乡会教书的陈学究来了。他原来和周之冕也很有交情，周之冕见他进来，即爬起身，一个头磕了下去，又止不住哀哀的哭泣。陈学究惊问柳梦菇，柳梦菇将原由说了，并说周之冕抵死也要奔丧，我正在这里劝他。陈学究听了，连连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一回去，不待到家，只怕就送了命，那才真是不孝呢。快把这念头收起。”周之冕见柳梦菇和陈学究都是这般劝说，只得收了泪，垂头坐着。陈学究道：“老伯母既仙逝了，你我的交情不薄，应得在东京拣个地方，开一个追悼会，也尽我们一点意思。”柳梦菇忙赞成道：“我心中正也如此打算。地方就是大松俱乐部好。近来留学生，无论甚么会，都是借那里做会场。前日曾大癩兄弟替他父亲开追悼会，也是在那里。”

陈学究道：“那日的追悼会，老柳你去了吗？”柳梦菇道：“我不曾。只和人合伙送了一首挽联。”陈学究笑道：“说起那日的挽联，真有许多笑话。第一是何海鸣的那一首最妙。他就在哀启中，集了四句话下来，写做挽联。”说着，即念道：

先严榭林公四月九日 党人俱乐部午后二时

柳梦菇也笑道：“这挽联真是新奇。”周之冕道：“曾大癩的父亲，本来没有甚么事迹可以在挽联上出色。曾大癩兄弟，又是两个那们样卑污苟贱的人。何海鸣素来是瞧人不起的，那有好话去挽他，特意是这般骂他们兄弟的。”陈学究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只是何必将他悬挂起来，自己丢

脸？”周之冕道：“他们兄弟能认识几个字？知道是骂他的倒好了，也不得将他悬挂起来了。他们兄弟既不认识字，又见下款是‘何海鸣拜挽’几个字，怎肯不挂出来，埋没这点有势力的交情呢。”说得柳梦菇、陈学究都笑了。

周之冕道：“既承二位的情，替先母开追悼会，自是感激万分。只是开会之前，也得发一篇哀启。我此刻五内如焚，何能提笔？没法，只得请子兴（陈学究名叫子兴）的大笔。”陈学究道：“这是我应得效力的事。不过我久疏笔砚，你昆玉又都是文豪，恐怕弄出来见笑。”柳梦菇道：“这不是客气的事，老陈，你便替他作一篇罢。你不要辜负他，刚才还对你叩了个头。”周之冕道：“天尊，你真是生成的一把油嘴。我不是向你也叩了个头吗？照你这样说，也应得替我做一点事才好。”柳梦菇笑道：“我自然得替你做事。我就去大松俱乐部租定会场，且商议个日子。今日是十一月十二。”（此是民国四年。）周之冕道：“哀启连作带印刷总得几日工夫，订本月二十日罢。”陈学究点头道：“好。许先生定了本月十五回上海去，我还得去送行。追悼会的日子，不能不订远点。”当下三人商议妥了。

陈学究向柳梦菇道：“我特来约你合伙替许先生饯行，遇着老周，几乎将话头打断了。你明日有工夫没有？”柳梦菇道：“我怎么没工夫，听凭何时都可以。”陈学究道：“你那政法学校的课，没去上了吗？”柳梦菇道：

“有时高兴，也去听听。这几日因那翻译和一个下女在红叶馆结了婚，正在度蜜月的时候，没工夫来上课。请了一个代替的，是个浙江人，说话难懂得很，我便懒得去听。”陈学究道：“我也听得说，那翻译和一个下女要好得很。却不知道真个结起婚来，这事情也就希奇得很。那翻译我见过数次，年龄不过二十多岁，容貌又生得很漂亮，更是个世家子弟，怎的会爱上一个下女，认真结起婚来？”柳梦菇笑道：“若是个生得好的下女，或是年轻的，倒还罢了。偏偏那下女又是四十开外的年纪，容貌更是丑不可状。凡是知道他们这桩事的人，无一个不称奇道怪。最好笑是那翻译的朋友，见他要和那下女结婚，都觉诧异，跑去问他。你说那翻译怎么说？他说：‘我和他结婚，我心中还觉得辱没了他似的。我得他同意之后，欢喜得如获至宝。幸得他的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，不然我简直匹配他不上。’老陈你看，这不是骇人听闻的事吗？”

周之冕见柳、陈二人谈这些话，他自觉是个罪人，不忍心多听，便告辞起身。陈学究也跟着起身道：“我们同走。我还得去大冢邀许先生。”说着，向柳梦菇道：“你去维新点菜，定明日午后四点钟。你顺便到青年会去约林胡子。”柳梦菇点头答应，一边起身送周、陈二人下楼。周、陈作别去了。柳梦菇也就向袁神保町的维新料理店走。

刚走过三崎町，只见劈面来了个人，摇头晃脑，非常得意的样子。柳梦菇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也是同乡的一个小亡命客，姓谭名理蒿，在北伐第一军陈军长跟前，当过三等副官的，久和柳梦菇认识。柳梦菇见他这高兴的样子，迎上去问道：“老谭到那去？为何这等高兴？”谭理蒿见是柳梦菇，忙脱帽点头笑答道：“我正想到你家去，却不料在这里遇着了。我刚才走锦町经过，看见一个中国留学生样子的人，抓着一个西崽似的后生，在那里拳打脚踢。口中不住的骂道：‘我多久就要打死你这杂种，一晌遇你不着，今日看你逃到那里去！’那后生也口中骂道：‘我又不认识你，你这个东西，怎么无缘无故的打人？你敢和我到警察署去，算你是好的。’一边骂着，一边也扭着那留学生似的人，只管用脑袋去撞。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堆，站岗的警察见了，连忙走拢来解劝。那留学生似的人，松了手，向警察用英国话申说，我不懂得他说了些甚么。那警察也似乎不大懂得英语，回头问那后生。那后生也是个中国人，日本话却说得很好，对那警察说道：‘这人平空的跑来打我，请你将他拿到警察署去。’说着，用手指着那留学生似的人。警察看是中国人和中国人闹了，便有些懒得管，便道：‘我也不管你们甚么事，只不许在街上扭打，扰乱治安。’说着，驱散众人，逼着教他二人分途走开。那留学生似的人那里肯依呢，回身复扭着那后生，说道：‘你这东西，分明是个贼，屡次在我家里偷衣服。你身上这一包凸出来的是甚么？’说时，用手去搜。那后生将身子往旁边一扭，脸上登时变了色，口中支吾道：‘这这是我刚买来的。’那留学生似的人怎肯放松，一伸手，就在那后生的怀里，掏出一个粉红的小手巾包来。那包拿在手中，像很十分沉重。那后生见了，连忙来夺。那留学生似的人，一手将包举得高高的，一手招那警察，又说了几句英语。那警察抢到后生跟前，施出那平日捉贼的手段，拉着后生要走。那后生说道：‘你不要拉，我自会到你署里去。’接着用中国话向那留学生似的人道：‘好好，一同到警

察署去，和你弄个清楚倒爽快。’那留学生似的人，已将小手巾包打开。我凑近身去看，原来是一对金手钏，一根金表练，还有些零星金首饰，大约有十多两重的金子。他看了看，即胡乱包了，口中骂道：‘你于今赃明证实了，看你还赖到那里去！这种东西，不重办还了得。’说着，也不待那警察开口，即跟着同到警察署里去了。我看了觉得很希奇，随着大众到神田警察署，想打听打听是怎么一回事。那警察署见看的人太多了，一阵驱赶。那些看热闹的人，都四散的跑。我也不敢逗遛，离了警察署。我想这事奇离得很，只看着那后生揣着的一包首饰，一定是一桩奸情的事。”

柳梦菇笑道：“怪道你那高兴的样子，原来是看了这种新闻。你看那留学生似的人，有多大年纪了？是怎生一个模样？说的是那省的口音？”谭理蒿道：“口音是普通话，却听不出那省的来。年纪大约不到三十岁，生得很苗条的身子，穿着一身极漂亮的西服，一望去就知道是个很爱洁净的样子。他脸上有一个铜钱大的疤印，颈上还像生过几个痒子。英语说得非常圆熟。那后生虽穿着当西崽的衣服，容颜却甚是俊秀，年纪至多不过二十二三岁，唇红齿白的，很讨人爱。”柳梦菇道：“可惜警察署不许人去看，不待说是一件极有趣味的奸情案。只是那后生，真个与那留学生似的家里人有了苟且的事，弄到警察署去，也不能将那后生怎生处置，倒是那留学生似的人自己丢脸。你去我家，就是想将这事告诉我吗？”

谭理蒿摇头道：“不是。我听得雷小鬼说，你那房主人有个女儿，还生得不错，被你弄上了，我有些不信。你平日在人跟前装正经，怎的会有这种事？因见雷小鬼说得那们确凿，我倒要来问问你。若真有这事，你应该请我喝杯喜酒。”柳梦菇笑道：“你信雷小鬼的。那有这等事！我那房主人有个女儿，是不错，只是我平日和他笑话都不曾说过，那有这般容易，便说弄上了手？雷小鬼素来是那们捕风捉影的。”谭理蒿道：“你不必再装正经。雷小鬼说的，不像捕风捉影的话，你不用赖，我只要到你家里，留神看看你二人的情形，就知道了。”柳梦菇点头道：“使得。只是我现在有事，要去维新料理店，你且和我同走一趟，回头再到我家去。”谭理蒿道：“去维新做甚么？”柳梦菇道：“陈子兴和我合伙，明日午后四点钟，替许先生饯行。我此刻去点菜。点了菜还得去青年会约林胡子。”谭理蒿道：“你不提及，我倒忘了。许先生回国，我也得替他饯行才好。

就伙做你们一块儿罢。”柳梦菇道：“我们钱行，不过尽一点儿意思罢了。你来一份也使得。”

二人说着，同走到维新料理店。正在账房里和掌柜的点好菜，说了明日的时刻，忽听得楼上有人打着哈哈，在那里说话。柳梦菇听了听说道：“老谭你听，这打哈哈的声音不是林胡子吗？”谭理蒿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准是他。等我上楼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向楼上跑去。刚到楼口，望了一望，对柳梦菇招手道：“正是林胡子在这里。”柳梦菇忙跟着上楼，笑说道：“我说旁人没有这们大的嗓子，一定是林胡子了。”

这林胡子，名伯轩，也是个湖南人。听说他从前在四川当过管带，民国元年仍在四川，当了一次民军的团长，很能打仗。他为人很像爽直，生得虎头燕颌，眉长入鬓，须长过腹，腰圆背厚，气实声宏。虽不曾读过诗书，每次登坛演说起来，却甚喜引经据典。此次亡命到日本，因朋友介绍，住在神田的中国青年会内。近来他时常自恨不曾读书，便拜了周之冕的门，朝夕不辍的，认真念书写字。古人说得好：“有志者事竟成。”他虽则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只有半年多的工夫，书虽读得不多，字却被他很写得有个样子了。若和曹三爷写的虎字比较起来，林胡子就出色得多了。那时湖南的国民党，在东京设了个支部。原来的支部长，就是曾大癩的兄弟，绰号“癩头鼋”的。因他办了年多，钱就花了个不计数，党务却是废弛不堪，同乡的党人看了，过意不去，将他撵了，生拉活扯的把许先生推了出来。许先生接手办不到一年，党务虽然发达，自己的腰包，却掏出来贴了个精光。许先生几次苦辞，也不曾辞掉。爱许先生的都愿意他辞，爱国民党的却留住他不放。于今许先生因为上海有事，要回国去了，这林胡子倒想接手来当一届支部长。只是林胡子想当支部长，并不是和癩头鼋样，想借着党务捞钱。他因为虽是个湖南人，十多年都是在四川干事，对于湖南，并没有甚么资格。民国以来，省界分得十分清楚，在外省很难得立足。林胡子想将来在湖南占点势力，不能不趁这机会，在日本多拉拢几个同乡。他今日正在维新料理店内，请了他同乡的几个大伟人，陈军长、曾参谋、以及吴大奎口中说出来和曾参谋同亡命的邹东瀛、曾广度一般人都在座。

林胡子正吃得兴高采烈，见柳、谭二人进来，忙起身让坐。柳梦菇笑道：“我在下面听了笑声，就知道是你。我们正要到你家里去，幸而有你

这个大哈哈，免得我们白跑。”说着，和满座的人都点头打招呼。他们都是认识的，并且都是上司班辈。柳梦菇一想，不好当着他们专请林胡子，只得将林胡子拉到旁边，把钱行的话说了，并请林胡子代邀邹东瀛。

原来这邹东瀛是一个国会议员，在湖南经手过一次国民捐。他在前清的时候，不过是个学校里的校监，黄克强倡议办国民捐，他便条陈了些筹饷的办法，黄克强便委他充筹饷局的局长。黄金入彀，那议员头衔，便轻轻的到手了。他这次也是亡命跑到日本来，也想做个国民党的首领，时常用温言暖语去牢笼这些穷苦党人。在孙中山跟前，更是牛皮马屁，连吹带拍到十二成。孙中山很对他假以词色。柳梦菇因他是孙中山的红人，所以托林胡子单独代请他一个人。林胡子当时答应了，柳梦菇即和谭理蒿拜别大众，出了维新料理店。

谭理蒿边走边笑着向柳梦菇道：“陈军长近来纳了宠，你知道吗？”柳梦菇道：“仿佛听人说过，只不知容貌何如？是从那里讨来的？”谭理蒿笑道：“容貌丑还在其次，据陈军长自己说，身上脏得很。你想陈军长是何等脏的人，连他都嫌脏，那位姨太太的脏就可想了。本来是人家的丫头，讨了来不到几日，还出了个很大的笑话。你不大和他往来，大约不曾听得说过。”

不知谭理蒿说出那姨太太甚么笑话来，且候下章再写。

## 第九十二章 舞狮子柳梦菇遮羞 戳牛皮谭理蒿多事

话说柳梦菇听得谭理蒿说陈军长讨姨太太闹出笑话来了，笑嘻嘻的催着谭理蒿说。谭理蒿道：“那姨太太进门的第三日，陈军长夜间和他睡了一会，说姨太太身上有一种极不好闻的气味，便睡不着。已到了一两点的时候，陈军长翻来覆去的，总觉难过，只得爬了起来，在床上坐了一会。心想就是这般坐着，如何能坐到天亮？不如且上楼去看看书，等天明了，再设法将这姨太太退了。陈军长心中是这般想，便也不问那姨太太难受不难受，一个人跑上楼去看书。原来他那楼上，虽是作为书室，一切重要的物品，都是放在那里面，室内陈设得很精致。陈军长那夜一个人上楼之

后，将电灯扭燃，自己就书案旁边的螺旋椅上坐下，一手拿了一枝雪茄烟，一手擦着洋火，旋吸着烟，旋将两只脚向书案底下伸去。他不伸脚倒罢了，他这一伸出去，只觉有一件甚么软东西，在底下碍脚似的，吓得连忙缩脚。正要低头向书案底下去望，心中明知道有怪，却是有些害怕。又不敢望，又不敢起身，正在犹疑的时候，那书案作怪，忽然动了起来。这一动，只吓得陈军长身不由己的，举手向书案上一巴掌，口中放连珠箭似的喊‘强、强、强盗！’陈军长口中喊着，书案底下果钻出一个凶神恶煞一般的强盗来，手中拿着一枝手枪，正正的向陈军长的面孔瞄着。陈军长立起身向楼门口逃去，谁知吓慌了的人，两腿都是软的。那强盗见陈军长向楼口跑，只道是堵住楼口要拿他，也忙朝着楼口抢来。陈军长的腿早就软了，见强盗猛朝自己扑来，‘哎呀！’一声没叫出，已骨碌碌滚西瓜一般的滚向楼下去了。幸喜是滚在席子上面，只将头皮碰破些儿，不曾跌断手足。他正跌在席子上发昏的时候，猛觉得有人在身上踩了两脚，踩得腰眼儿生痛，便‘哎呀、哎呀’的狂叫。一时将姨太太及下女等人都惊起来，不知出了甚么岔事。见陈军长在席子上打滚，大家扶了起来，救了半晌，才得清醒，教下女等帮着拿贼，大家跑出来看，那还有个贼的影子呢？只见大门开着，静悄悄的没一些儿声息。那姨太太见是因为自己不好，不能使陈军长安睡，才有这般岔事，心中十分过意不去，口中不敢说，面上现出很为难的样子，以为这一来，明日是退定了的。那知陈军长却另有种心理，说倒是这姨太太有福气。若不是他身上有气味，那夜安然睡着了，楼上的贵重物品，必被那强盗搬运个干净。他从此倒很疼爱那姨太太起来。你看是不是一桩笑话？”柳梦菇笑道：“那贼从大门进来的吗？”谭理蒿道：“不是，第二天才看出来，是从茅坑里钻进来的。”柳梦菇笑道：“原来臭气便是福气。怪道于今人家的姨太太，都是有些臭气的。”

二人说说笑笑，不觉已归到家中。柳梦菇怕贞子露出马脚来，装出正经不过的面孔上楼。贞子上来泡茶，柳梦菇正颜厉色的，睬也不睬。贞子那里知道，挨到柳梦菇跟前，偏着头望了柳梦菇笑问道：“你刚才来的那个朋友，做甚么事？跑上来就向你叩头，一会又痛哭起来，是甚么道理？”柳梦菇心中着急，想不理他，怕他当着谭理蒿又施出放刁的样子来更不好，只得有意无意的答道：“他死了妈，你不要问，快去泡茶来罢。炉里

的火也熄了。”贞子不知就里，撞了一鼻子的灰，气忿忿的提着茶壶下楼去了。谭理蒿哈哈笑道：“你还要赖！你和他没有关系，他怎得对你是这样子？”柳梦菇正色道：“确是没有。他们日本女人，是这般讨人厌的，我平日都不大理他。你不信，今晚在这里住夜，你看罢。”柳梦菇这话，无非是极力的掩饰，以为谭理蒿是决不会在这里住夜的。那晓得谭理蒿并不推辞，说道：“我真有些不信。你留我住夜，我真个要在这里住一夜看。”柳梦菇见谭理蒿如此说，自己话已出口，悔不过来，只好连连说“好。”

此时天色已晚，柳梦菇叫添一客晚膳。只见送茶送饭都是房主女人，并不见贞子上来。柳梦菇心中虽甚愿意贞子此刻不走上来，免得现相，给谭理蒿看出破绽，只是贞子不明白自己的用意，恐怕他误会，寒了他的心。吃了晚饭之后，借着小便，想和贞子说明，走下楼去，见贞子撅着嘴坐在房角上，气忿不堪的样子。柳梦菇心中一急，正想走近身，悄悄的将话说明，又苦于自己的日本话不大顺口，刚胡诌了几句，还没有说清，急听得楼梯声响，谭理蒿下来了。忙三步作两步的跑到小便的所在去，预备等谭理蒿上楼，再和贞子去说明。谁知谭理蒿下楼来，有意监督着似的，柳梦菇不上楼，他也不上楼，只在楼下来回的走。柳梦菇没法，只得赌气上楼，向谭理蒿说道：“我从来是一个人睡惯了的，和人同睡总睡不着。我这里铺盖有多，分做两处睡罢。”谭理蒿笑道：“只要是在这一个房间里，没有甚么不可。”柳梦菇气道：“你这东西真顽皮！不是一个房间，难道教我往别处另租一间房给你睡不成？不要啰唆了，大家铺被睡罢。”谭理蒿道：“此刻还不到八点钟，就睡得着吗？”柳梦菇道：“你睡不着，你就再多坐一会，我是要睡了。我素来是睡得这般早的。天气又冷，没有事，只管坐着干甚么。”谭理蒿笑道：“我坐着没事，你睡着到有事。”

柳梦菇也不答话，自己铺好了被，将谭理蒿睡的铺盖堆做一边，也懒得给他铺垫，脱了衣服，钻入被中，蒙头睡了。谭理蒿心中好笑，也不便多说，匆匆的铺好被，也解衣就寝。只是太早了，那里睡得着，明知柳梦菇半夜里必定偷摸着去和贞子睡，便故意辗转了一会，慢慢的打起呼来。柳梦菇是上床不到一分钟，即鼾声震地。看看挨到十二点钟的时候，谭理蒿正朦胧的要睡着了，忽听得楼梯上有些儿声响，忙睁开眼一看，柳梦菇那边席子上已是空空的，连被都不见了。谭理蒿觉得诧异，心想：“怎的连

被都带着去睡？且等他上来的时候，我倒得问问他，看是个甚么道理。”

谭理蒿一个人在被中等了差不多一个时辰，只听柳梦菇轻脚轻手的上楼。谭理蒿忍不住，猛然翻身起来，见柳梦菇正蒙着一铺棉被在头上，弯着腰进房。谭理蒿大笑，问道：“天尊，你这是干甚么？”柳梦菇见谭理蒿醒了，吓得慌了手脚，口中嗫嚅了两句，没有说清楚，亏他人急智生，登时顶着棉被故意跳了几跳，笑答道：“我特意舞个狮子给你看。”谭理蒿笑得跳起来拍手，柳梦菇知道是已经识破了，料再支吾不过去，只得将棉被往席子上一摆，止住谭理蒿道：“不要高声！下面的人听了难为情。”说时，面上很带些惭愧的样子，复求着谭理蒿道：“这事情你万不可向旁人说，我的名誉要紧。”谭理蒿笑道：“我决不向旁人说。人家问我今夜在那里睡，我只说一夜不曾睡，看柳天尊舞狮子去了。你这话，正好比那扒灰的。有个人扒灰，刚到他媳妇的房里，不料他儿子回了，他吓得从媳妇房里跑出来。儿子见了有些疑心，连问到这房里来做甚么。他也和你刚才一样，嗫嚅了一会说道：‘我来抓点谷去喂猫呢。’”

柳梦菇听了，也不觉发笑，借着事打岔说道：“周之冕的妈死了，本月二十日在大松俱乐部开追悼会，你去不去？”谭理蒿低头想甚么似的，不发声。柳梦菇问了几句，谭理蒿才抬头笑道：“追悼会自是要去。我作了一首诗，送你做个纪念。你听罢：

湖南杀党人，天尊幸不死。匿迹竹之汤，半夜舞狮子。  
你看这首诗，不可以做今夜的纪念吗？”柳梦菇不高兴道：“你何苦是这样的刻薄人！我也没有甚么事对你不住，你这几句屁放了出来，明日必是逢人便说，一定要弄得通国皆知。我的名誉，固是要紧，就是人家的女儿，还没有婆家，有你这样替他一表扬，不是要糟透了吗？”说着，赌气往席子上一倒，闭着眼只管摇头。谭理蒿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你真是呆子！日本女人，你还替他着虑坏了名誉，没有好婆家。他们若真个一坏了名誉便难嫁人，也不会打着伙偷汉子了。”柳梦菇叹道：“虽是这般说，我心中总觉着不忍。”谭理蒿笑道：“你不忍，下次不要再舞狮子罢。”说得柳梦菇扑嗤的笑了，重钻入被中说道：“睡罢，天快要亮了。”谭理蒿也就睡下。

次日起来，用过早点，谭理蒿道：“周之冕的妈死了，我也得去掉唁一回。他还是住在那种猿乐叮的浅谷方吗？”柳梦菇道：“还是住在那里。他不